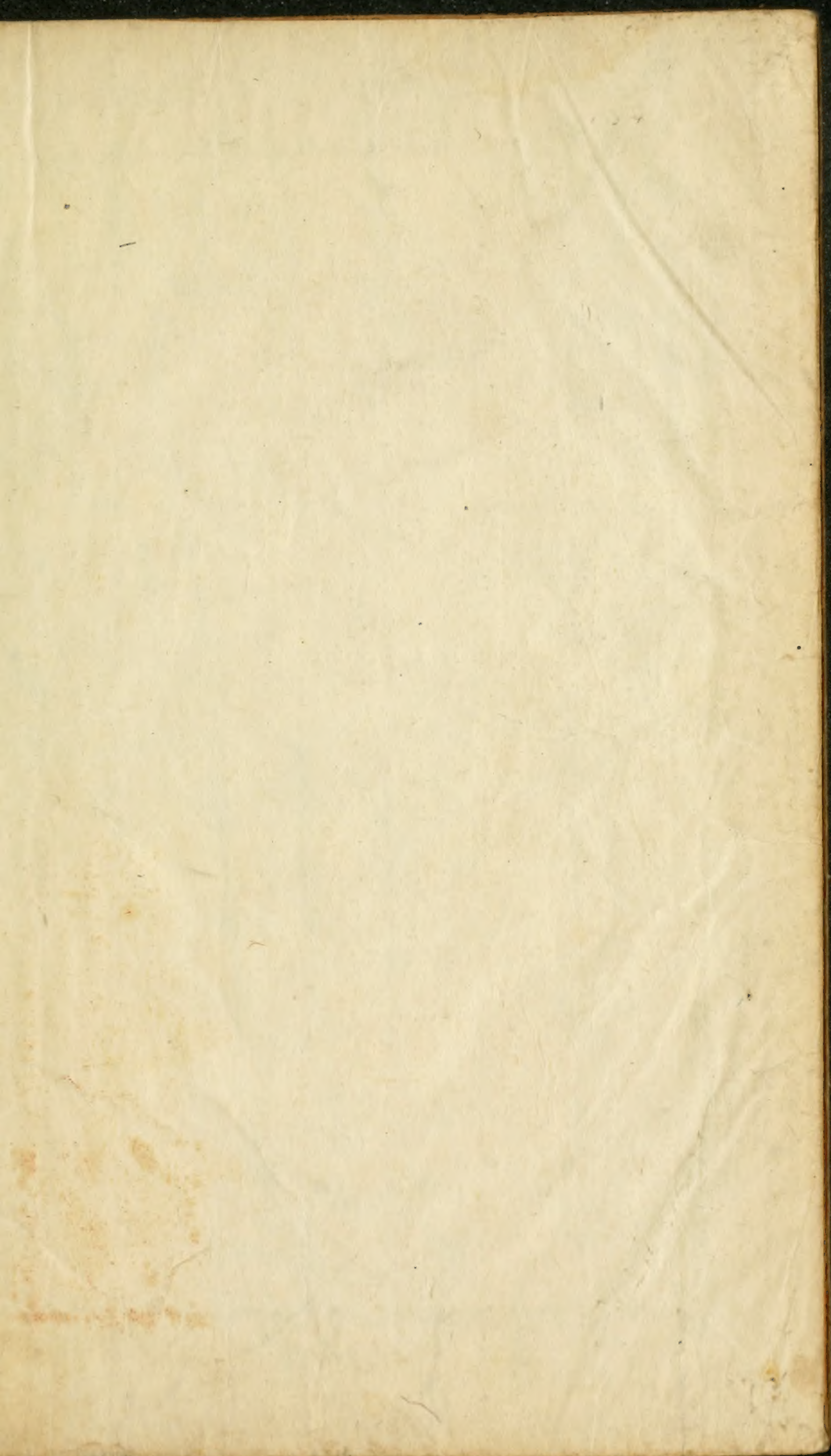
閑情錄 夏

退休 遊興 雅致 崇儉 任誕



退休第四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亂大抵以無所為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得言下此如范蠡伯越而扁舟五湖張子房顛羸蹶頂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可想見其人　稗史彙編

范蠡去越不能復有所為而黃東發以為蠡功成身退從齊從楚復皆顯名於天下

材識卓出春秋戰國之上向使不以致産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有道之士哉雖然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者蠡一人耳張孟談既為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於負薪之丘可與蠡五湖同風 金罍子

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即父子俱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賜黄金二十斤歸鄉里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娯樂或勸廣以其金為

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
哉顧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
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
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
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人之怨也吾既
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於是
族人悅服 漢書本傳

氾騰屬天下兵乱解官歸郡守造之杜門
不見嘗曰生逢乱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

悉散家貲賸其族灌園讀書澹泊自適刺史

張闓徵為府司馬謝曰門一杜其可開乎按
馬伏波云貴當可使復賤氾騰云貴而能
貧語意相同 金罍子
田豫仕魏遷南陽守屢辭位不聽乃曰年
高七十而居位以之鍾鳴漏盡夜行不休
是罪人也遂引疾去 何氏語林
齊王冏辟張翰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
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
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
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

忽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在洛見秋風起因憶呉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耶遂命駕便故南山蕨三江水呉中菰羹鱸膾山林清味可想 問奇類林下仝

晉陶潛爲彭澤令任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後魏賈景興棲遲不仕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以不拜榮顯故也不負膝可對不折

腰
梁陶黄門季直嘗歎曰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久預人間事遂以病帰何氏語林
唐岑文本既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故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来賀者文本曰今受吊不受賀也北齊肅宗欲以王晞為侍中苦辞不受或劝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来閲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宗踈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

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問奇類林

李日知為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于家欲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〻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罷不治田園唯飾金池引賓客與娛樂櫧記室

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稱之唐鄭綮同平章事制下綮曰笑殺天下

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骸骨得致仕歟不賢於非材而竊位乎 讀書鏡

唐明皇時賀知章年八十六臥病上表乞為道士還鄉上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水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官祖餞御製賜詩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英帳別深 事物

類聚下仝

韋表微為御史裡行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翦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唐司空圖致仕而歸居中條山作亭名曰三宜休謂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聵三宜休唐孔戣穆宗時以老自乞韓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戣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李若拙字藏用歷兩浙轉運使自以浮沉許久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

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楮記室

錢若水少時見麻衣道者相之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自樞府致仕年才四十楊大年閑忙吟曰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眉公秘笈

晁文元公迥天資純至年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嘗知世事也初學道於劉海蟾得鍊氣服形之法後學釋氏常以二教相參終身力行之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輒有請惟二膳以時而進既

畢即徹若癸享然子宗憝擢正字易章服詣謝公不顧其夫人嘗密覘之但見瞑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若木偶嘗有詩云鍊鑛成金得琁珎鍊精成性合天真相逢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 知非錄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蓋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辟公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敀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嵩卦九三爻辭且曰

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皷缶不與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遊里中終始全德近世少比（名臣録）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益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矣哉陶朱伯越乎呉名随身後扁舟五湖即日納節（何氏語林）

李疆父為貽文相題六和塔詩云往来塔下幾経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

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疆父為相清正謹
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褚記室
龐莊敏公知定州屢請老或謂上方注意
且精力克壯何堅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
支明主厭弃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知足
之謂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生蔡
承禧曰間言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
遽去公曰脩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画惟盡
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駈逐大臣立
朝而皆恐厭弃於明主耻描画於後生也

廉恥其有興乎　問奇類林
趙閲道氣宇清逸人不見其喜慍自号知
非子初任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随及其再
任屏去琴鶴止有蒼頭執事公平生所為
事夜必衣冠露香拜首告天若不可告者
不敢為也元豊初告老退居於衢有溪石
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遊不復有軒冕志
矣其詩曰軒外長溪〻外山捲簾空曠水
雲間高齋有問如何荅清夜安眠白晝閑
刘氏鳴書

冨韓公弼致政帰西都常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盖中官也威仪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肎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曰弼其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其候贇曰水南巡檢唱喏舉鞭径去裨史彙編

韓持國晩年守許崔子厚為倅值生辰献遺星列子厚獨上詩云衣錦榮名雖烜赤

掛冠高節莫囦循公詠嘆久之曰非君誰
与我言遂致仕同奇
范景仁既退居有園苐在京師專以讀書
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
報謝故人或為具召雖州貴不拒也不召
則不往見之嘗乗籃轝帰蜀與親旧樂飲
賑施其貧者周覧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
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聡明支體尤堅强嗚
呼向使景仁枉道希世以淂冨貴豪曲辱
任憂患豈有今日樂耶景仁所淂殊多矣

陳賓卿鄉人以其有賢德故以君子稱之累官至太子中允乞致仕時年未五十餘除平江軍節度掌書記復以為教授詔裝錢促遣之力辭不赴公道德著於鄉雖閭巷小兒亦知愛敬有爭訟久不決者跨蹇驢至其家以大義感動之皆為之革心始公之謝事也蔣堂侍郎語人曰風天下皆知有富貴而吳卿獨以知止易众人之心吾喜林下有人矣 褚記室

王荆公在相位時嘗向一術者求卜術者曰功名富貴如此又何卜焉公作色曰今力乞去上未許請者旦夕便去得否耳術者曰相公〻〻得意濃時便好休予往日曾為相公言之矣要去便去只在相公不在上也不疑何卜公悵然嘆服去意遂決噫今之鐘鳴漏盡自託於上之不許卒容死長安者安得此術人一決乎 上仝

楊誠斎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

脚纔三四人徐灵暉贈詩云清得门如水貧惟帯有金蓋紀宗也聡明強健享清閑之福十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毋過於優游毋决於遁思則區〻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違矣嘗自賛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黄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袁萬頃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為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篘書堂辟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遠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静坐茅簷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谷餘日錄）

貫酸齋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忽喟然嘆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議吾矣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濼見漁

父織芦花為被欲易之以紬漁人起其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壹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芦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 輟耕録

楊鉄崖云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峯三泖間殆且二十年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峯張句曲周易癡錢思復為唱和友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為歌歙妓茅池臺花月主者乏晋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松江鍾海監鮮伎高讌余未嘗不居其

右席則池臺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駕
春水宅赴吳越間好事者招致效昔人水
仙舫故事蕩漾湖光隻翠望之呼鐵龍仙
顧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客有小海生
賀公爲江山風月神仙福人且貌公老像
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
太師銜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担
擔 眉公秘笈

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每與夫人
各乘肩輿循觀阡陌子孫稱觴上壽備享

晚福一日坐觀澄江浩漲諭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內閣時不能平然使我在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為樂哉 稗史彙編

蔣性中為給事歸甚清介嘗駕一小舟八城遇潮落舡不得進二僕牽纜蔣自刺舡大為他舟窘辱二僕厲聲曰此是蔣給事爾無横也蔣叱家人曰休哄人此處安得有蔣給事 明野史彙

正德間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恕汝南

強景明寄詩云八十耆年二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内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鵷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公得詩大悅竟不起寄者聽者均有古人風矣

上同

章楓山以僉憲考績北上遂乞解官時冢宰尹旻慰留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人

視民如傷其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瘁矣尹爲之動稗史彙編

楓山官至祭酒後以侍郎尚書起之皆不應命家有田二十畝食指親丁與家人男婦只十口每口日食一升終歲當得米三十六石金華所收又薄歲入不彀其半客來相見者饋贈因主人從來不受而來者亦忌致之矣時當缺米則以麥屑置粥飯中吳一源少從學於楓山有時往見楓山是大鬍子飯後必拂鬚而出麥屑尚沾滯

鬚上拂拭不盡吳盖親見之

章朴庵名拯楓山之姪釋褐為給事中後官至工部尚書清操淳朴與楓山等其致仕回家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曰汝此行做一場賣買回大有生息朴庵有慚色

士大夫退居林下非真有隱情非真得隱趣則鮮有不以山林為桎梏者嘉靖中海寧有許相卿以給諫家居十年矣貴溪相與之有舊比再入相以書邀許且欲以南

大司成相處許辭之曰公此出已誤可復
誤人耶後貴溪不終人服許之先見吳中
王祿之以吏部郎不肎依阿時貴謫官不
赴家居二十年座主甌寧李公默時為冢
宰欲強起之祿之以書辭曰豈有紅顏解
綬白首彈冠者乎隆慶初郎家起南吏部
竟亦不受大都長往不返之人其興味自
與人別善乎馮公之言曰貴爵祿者以巢
許為愚鈍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粃糠信矣

陸文定公樹聲曰余自謝病歸閑結廬城外闢斗室於艮隅廣不踰尋中設坐具名木上座者至則跏趺燕息其上偕一二禪客談空宗之旨坐久忘勞冥心數息得靜中三昧為小休歇嘗至本一禪院法堂與隱南禪師每靜坐中覺胸中自有一種快活對人道不得令士大夫以紛華盛麗為樂吾着來樂得不甚爽利或問今當何處着力先生曰不過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秘笈

陸宗伯樹聲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已趙

錦皆在坐趙曰觀陸公此行使天下曉得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李曰陸公實有病豈是為家忘國之人明世說下仝

梁有譽工書請告時聲譽藉甚當徙吏部人有諷其且止者公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一吏部能縻我哉竟去不顧袁中郎為吳令病免曰以令致病以病解令令致病令誠苦我病解令令病不樂我耶

晁文元公曰文中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予

因自思之不致仕無以成其味道之志古
今賢愚雖異其理一也小窓清記
韓退之詩云閑居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
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蘇子瞻云家居妻
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逐什一安能搏九
萬二公猶未免於徘徊進退之間其後退
之迷雪於衡山子瞻望日於儋海回視闔
戸擁衾簞瓢藜藿者不在天上乎故考槃
詩曰獨寐寤言永矢不諼知非録
昔人作小詞云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

無心豪士君子誠以無心應世則用之而天飛舍之而泥蟠焉徃而不自適哉一有心焉毋論貧賤即富貴之極亦不自適也

林居謾録

羅大經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詩曰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在初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胸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公餘日録）

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枯木立朝而意在東

山亦此意也上同

人類以棄官歸隱爲高而以軒冕榮貴爲外物然鮮有踐其言者趙璥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臾忘情軒冕乎張乖崖在蜀有一幕官不爲乖崖所禮獻詩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

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

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家勇決者嘗於驛
壁間見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
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愧不能行也又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多
誦之不知唐人詩也韋丹寄靈澈詩云王
事紛々無暇日浮生冉々只如雲已為平
子歸休計五老峯前必共君澈即酬云年
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安身相逢盡
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濂溪集和費
令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　時清終未

怨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者之言所以不可及也今之人口為懷山之言行為媚竈之計唐僧白雲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之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以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此意甚好豈惟立朝即處世路可也夫世路之於人猶逆旅也而日日益之使諸物纏裹不得解脫不無累歸擔乱

自警編

范忠宣公每仕京師二膳早晚僕妾皆治於家往々鐫削過為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廚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旦夕所言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每置其意如此 稗海

王荆公辭相位退居金陵日遊山中晚去

世故然其詩曰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来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既以丘壑存心則任其外物之来何驚猜之有是知此老胷中尚芥滞也如陶淵明則不然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寄心於遠雖在人境而車馬不能喧心有芥滞則雖擅一壑而逢車馬亦不免驚猜也　玉露

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媿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官得清

凉館舍一鮮漱衣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家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歎於至情如飢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嘗觀與仲義書論可去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爲進者之戒 蘓跋歐公書

熙寧庚戌荆公拜相百官皆賀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閣忽顰蹙

久之取筆書牕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
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入後再罷相歸金
陵築第於白門外癸丑春余謁公于第公
遽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僧房余
因為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牕之詩公憮
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筆錄

遊興第五

謝康樂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遍歷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世說）

洞天福地神區奧境非高人韻士有清緣者不得遇蓋造物所秘不輕以辱凡夫華陽句曲之為金陵地肺左元放清齋三月洞始為

開武陵桃源一漁父得偶入之五嶽遊蹤蹁蹻者可望藩籬耶即探玄採真尚落第二義也如食采者托以揚芬發奇者藉以抒藻斯乃山靈擁彗所待巖畄之榮也 知非錄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之志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世說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朧其上若雲興霞蔚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惟使人情開豁亦覺日月清朗

道一道人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一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自皓然 並上同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

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卧而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卧遊録）

宗少文善琴書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王長史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何氏語林　下同）

劉彥　每遊山澤留連忘歸神理閑王姿貌甚華在山谷之間意氣彌遠或遇之者謂之神人

陶隱居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其間吟

咏盤桓不能已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彐景純麗圃結茅齋居爲啜菽飲水嘯傲長松脩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閒湖湘山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泛彭蠡絶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免跡馬途人迹所不及必窮援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録名之曰山水漫遊紀 小囱清紀

錢文僖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州同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

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怨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信遣廚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世說補

司馬溫公優遊洛中不屑世務弃物我一窮通自稱齊物子元豊中秋與樂全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書院趍嵩陽造崇福宮至紫極觀尋會善寺過轘轅遂達西沙少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陽訪奉先寺登華巖閣觀千佛巖躡山徑

瞻高公真堂歩潛溪還保應觀文冨二公之廣化寺拜邵陽堂下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謁黄龕院倚石樓臨八節灘還伊口凡所經遊發為咏歌歸敘之以為遊錄士大夫爭傳之稗史彙

余謫居黄州辨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太虚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歩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録以寄

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嵩郵亦可録以
寄太虛也本集
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陝其山之陽入
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
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
持雖三峽之險不能過也故其橋曰三峽
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横觸巨
石滙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居
其上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脊僧堂
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横

生倒植蕊舊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于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子由廬山記）

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矣航湖至普寧遇道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出月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逕上風篁嶺憩龍

於龍井亭酌泉掇石而飲之自普寧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三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秦少游記

紹興二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游白水山佛迹寺浴于湯泉風于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肩輿却行覩山且與客語晚休于荔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累累如芡實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可食

公能携酒復来乎欣然許之
令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
輥電散未易名状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
也已上東坡集
王冕大雪中赤足上潜嶽峯四顧大呼曰
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
欲仙去王壽永
王寅喜談禪嘗執第子禮禮高峰禪師長
跪請曰寅往往遇異人無如師者師將安
之師曰吾徧游海内五嶽者三今將游海

外五嶽而後出世寅愈盍嚮慕曰自号十嶽山人 秘笈下公

吴立夫好遊每遇中原奇絶處及昔人歌舞戰鬬之地輒高歌呼酒自慰有司馬子長遺風及還江南復遊海洲歷鮫門崁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瞪然長視思欲起安期羨門而與之遊由是襟懷益踈朗文章益雄宕有奇氣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

陸伯宗見莫雲卿山水卷曰余家九山中朝夕無非畫境自來城居此景為樵人牧豎所乾沒展卷頓還舊觀復起余芒鞋竹杖之想

鄧文潔善病平生酷自愛及登嵩山峻嶺不及絕處不休不臨懸不止每會神情獨得仙仙欲飛 明世說

陸儼山云登山涉水之間專事賦詩則反礙真樂葉居林紀陳后山每登覽得句即歸臥一榻以被蒙首家人知之即猫犬皆

逐去嬰兒稱子亦皆抱持寄隣家徐待其起就筆硯即詩已成乃敢復常大是為詩所苦大抵江山既勝風日又佳從以良朋韻士便當極躋攀眺望之興能從燈下或月夕追憶所遇歷歷在目然後發之詩文庶幾各極其愜而無累矣 陸文裕集

論游山水者必先済勝之具余謂情趣與山水相入登陟自覺神王不則健足善馳亦奄然請息矣 小窗清記

人謂胸中自具一幅丘壑方可作畫余曰

方可看山方可作文

山靜晝亦夜山淡春亦秋山空暖亦寒山深晴亦雨 婆羅館集

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 巖栖幽事

世外交情惟山而已須有大觀眼濟勝具久住緣方許與之莫逆 小窗

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拾其勝會向人鋪說無異好聲美色 玉壺

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

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飲醉則更相枕而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柳州山水記

天地間雲嵐木石崇立絶辟足以發奇潛光多人跡所不到故畸人靜者得與世相忘而自樂其樂恒專己而不讓至賤身離累垢衣蓬首獨甘心焉 小窓下仝

每登高丘步遼谷見懸崖瀑流壽木垂蘿閟邃岑寂之處終日忘返霜水澄定凡懸巖峭辟古木垂蘿與片雲纖月一山映在波中杖策臨之心境俱清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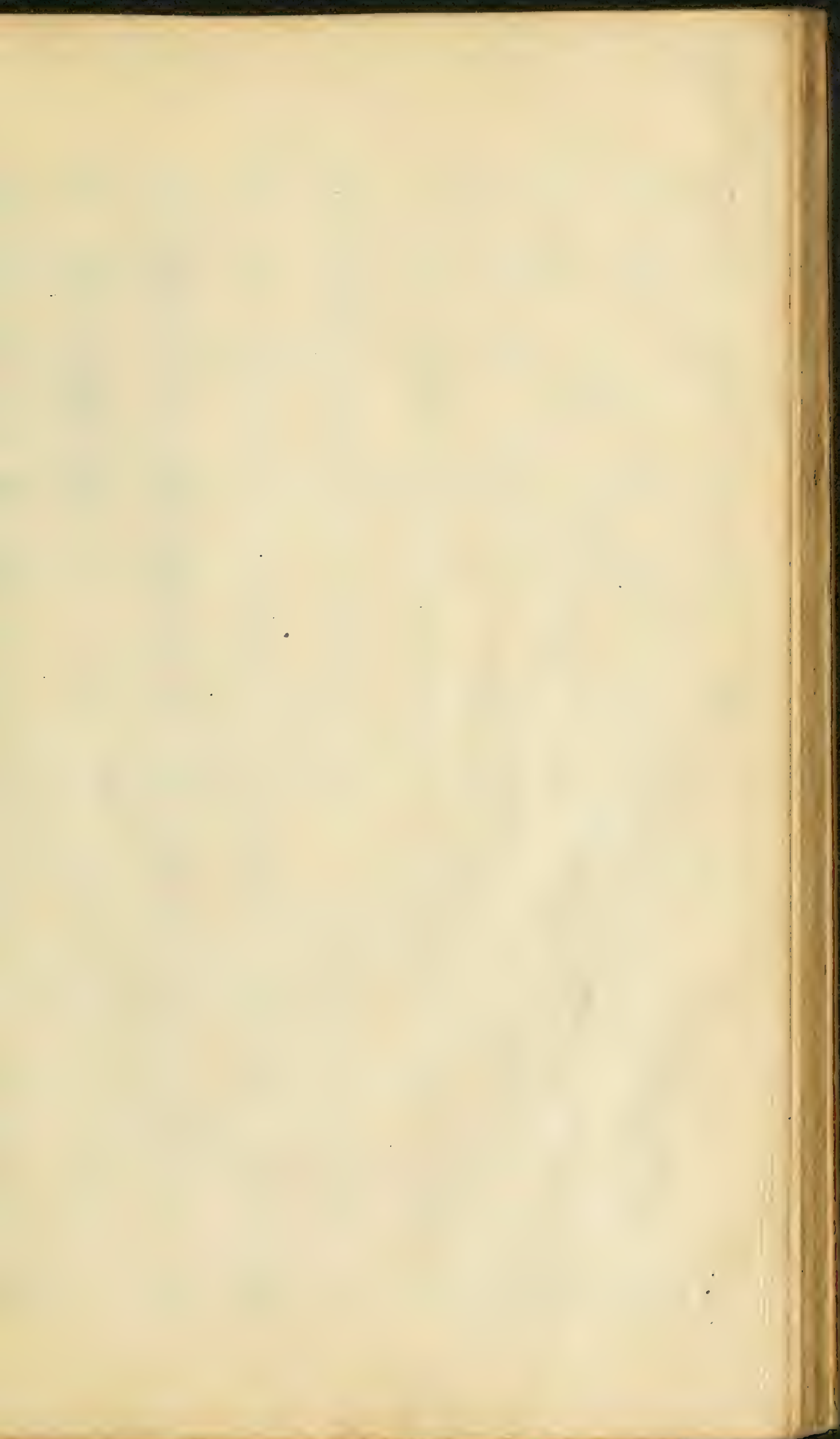
霜降木落時入踈林深處坐對根上飄〻黃葉點衣袖而野鳥從對梢飛來窺人茶凉之地殊有清曠之致

春山艷冶如笑夏山蒼翠如滴秋山明淨如粧冬山慘淡如睡郭熙此語分明畫出四時山色野人識此真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

湖山之於達人蓋兩相得高妙之士所居其下自有王氣謝公名墩子真棲谷醉鄉蘇堤往〻而在所謂草木禽魚皆能出祥

光叢清音非雲語耳　知非錄
黄省曾勉之自号五岳山人其自稱于人亦
曰山人田汝成嘗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
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與瘦骨輕軀乘
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
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終一溢飲可曠旬可
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雋歌
詠隨之若易乎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
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
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

坐客為之大笑西湖志



雅致第六

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世說下仝

陸平原在洛夏月思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語劉寔曰吾思鄉轉深矣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〻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

十許人步来諸賢欲起避之公徐曰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人詠謔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尔時風範不得不少頹右軍答曰唯丘壑猶存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小窗清記）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世說 下同）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把臂入林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嘆曰奈何謝公聞之曰
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
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
形越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
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
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與會故有相思

時恭嘗散行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
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褚司徒嘗集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
彥回援琴奏別曲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
暢王彧謝莊並在坐嘆曰以無累之神合
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
聞巢由買山而隱 並世說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禾稻已
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與水過

吾師丈人矣

陶通明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輙差倂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

陶通明曰偃蹇園巷從容郊邑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而得閒攏薪汲樂有餘歡切松煮朮此外何務

袁粲每經傳昭戶嘆曰經其戶寂若無聲
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何氏語林 下并同
謝譓不妄交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
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有皓月
王沙弥母終後遨遊鞏洛悅其山水與范
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
山浩然有終焉之志
王叔朗閑談賞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
移良辰美景嘯詠遊遨登山臨水以談讌
為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

昭明與諸賢汎舟玄圃池有感稱此中宜
奏女樂太子初無言但咏左太沖招隱詩
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王文海在會稽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
逾静鳥啼山更幽當時以為文外獨絶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
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賀知章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
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
不見則鄙吝生矣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来月下卧
醒花影零乱滿人襟袖疑如濯魄于氷
壷也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處最髙呼吸之
氣上通帝坐恨不携謝朓驚人詩来搔首
問青天耳
于頔鎮襄陽庐山符載齋書就于乞買山
錢百萬于即時與之白樂天自作生壙志
云外以儒行脩其身内以釋教汰其心旁
以葊史山水琴酒咏歌樂其志白氏長慶集

司馬溫公作獨樂園朝夕燕息其間已遊嵩山疊石溪樂之復買地於洛為別館然每至不過數日復歸不能常有故詩有暫來還似容歸去不成家之句公真脫然去留之外矣 楮記室

范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荼蘼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為余釂一太白或語笑喧嘩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為飛英會傳之

四遠無不以為美談 稗海

蘇東坡與兄子明書曰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虫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 本集、

子瞻謂劉景文曰其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長公外記

趙季仁謂余曰其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

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爲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玉露

俞汝礪曰嘗謂富貴之士不罷放意於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雄奇烟雲竹石詩酒風月惟遺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資賢人而舒其紆鬱之思也 知非錄

孫覿與胡槻密松帖云邵公玉一去不返便有曲池既平之嘆某嘗謂軒冕之樂造物者視之不甚惜每於一丘一壑之間未嘗輒以與人然後益信此言為不謬也

文丞相曰天祥蒲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以為公私撓獨蒔松百畝日騎牛扣角其間 文集

李愚告人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于洛陽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中當以莊周為開山第一祖陳摶配食然

忙者難為注籍供職何氏語林 藏說小萃

錢鶴灘請告門生某守維揚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未肯廣陵濤冀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遂潛歸見閒披玉

陸文裕公語朝士云僕之透狂蹶而不悔近得秘法朝參之餘杜門焚香一味參禪習靜雖書冊皆掃去乃大有益上同

王逢陳語余懋昭曰僕林居無營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為躁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

不敢為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沉智鴟夷之逝而汙其富每景物會意輙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卧、不為梦厭苦俗途寧獨無與復究心老荘保養姓名江湖乗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緩脚此僕大略也知非録

眞廷韓曰余生平無深好每見竹樹臨流小窓掩映便欲止居其下明世説

平泉陸公保自題其像留于諸寺作供曰

豈有文章亂集矣也無勳業到凌烟只應
畫作老居士留與香山結淨緣 岩栖幽事
文博士壽承云在長安時過顧舍人汝由
研山齋見其窗明几淨折松枝梅花作供
鑿玉河冰烹茗啜之又新得鳧鼎奇古炙
内府龍涎香怳然如在世外不復知有京華
塵土 小窗清記下仝
長孺徐益孫曰吾有目有足山川風月吾
所能到便即屬吾我便是山川風月主人
眉公以懶為清事蓋高閑不塵無如一懶

嘗讀南唐野史見吳合灵道士曰人若要閑即須懶如勤即不閑眉公深得此意 小窓

余嘗過一山隣老而嗜花紅紫縈戸妻孫負日出人不復知有城市車馬之閙况京都滾滾塵耶余贈以詩云有澗小門松不閉堂前茗葉繞畦栽老翁抱孫不抱甕拾遊灌花山雨來 梅溪子仝

古隱者身為影明余筋力薄一不能為釣弋余棊技二不能多賓二頃田八百桑余貧瘠三不能多酌水華康余不耐苦飢四

不能乃可然著唯黙處談作著述而已然著述家切不批駁先賢但當拈己之是不必訟人之非

葛稚川云再到鄉園男女皆更換唯綠水青山不減舊貌蘇東坡云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獨開先之勝殆亡其半鄉景雖異理同爾猶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豈非虛語諷詠二語便脩然園林之想 知非錄

欲見古人氣像須自見胸中潔淨時觀之

故云見黄叔度使人鄙吝盡消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手自家體貼　秘笈

洪厓跨白驢〻名積雪詩云不謂世人未高心又被嗤不知時俗之蔑我羞為人黄山谷自題像云前身寒山子後身黄魯直頗遭俗人惱思欲入石壁余謂有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我採中下法庶其免乎

吳叔庠與顧章書曰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

西有石門山壁森爭豪孤峰限日幽岫含
雲深溪蓄翠蟬鳴鶴唳水響猿啼英英相
雜綿綿成韵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葦
匾菊花繞竹穿山谷所資於斯已辨 知非錄
米元章一日不書便覺思澁殷仲文三日
不讀道經便覺舌本間強王佛大三日
不飲酒便覺形神不復相親古人真趣多
有所寄流芳之美暎徽千載 雅餘
李太白云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
復來杜子美云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

人死不休豪傑亦乃不饒此語 小息
天下風雅易結獨有野性寡諧李青蓮云
但恨范鄉人杜工部云少者多若骨觀此
則知產牲之父自昔不易
法界甚寬儘可容橫逆之禽獸吾心非隘
自立從辱之菩提衛佗馬云人有不及
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遣佩此兩言
可以使我遊於世亦可以使世遊我
元豐六年十月望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
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

尋張懷民〻亦不寐相與步於庭〻中如
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蓋竹柏影也何
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
文忠公集 下仝

歳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窻竹屋燈火青熒
時於此有小趣

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
目所不見彼自華麗於我何干耳所不聞
彼自喧聒於我何與是以修道者入山唯
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也 小窓

每遇勝日有好懷袖手哦古人詩足矣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然後爲己物 玉壺冰

焚香倚枕人事都盡夢境未來僕于此時可名臥隱便覺鑿坏住山爲煩 岳梅

晉人好名以莊語爲談柄而標之曰清余亦好談殊無定主可清可濁可高可卑可雅可俗可仙可佛可鬼可怪不過耗壯心消歲月耳若儕輩汲汲朝政與人家陰事遂聾李達動玉麈數聲 小窗

山上須泉徑中須竹讀史不可無酒談禪不可無美人是謂因境索情因情索致

賞花須結豪友觀妓須結淡友登山須結逸友泛水須結曠友對月須結冷友待雪須結艷友捉酒須結韻友 叔笈

論聲之韻者曰溪聲澗聲竹聲松聲山禽聲幽壑聲芭蕉雨聲落花聲落葉聲皆天地之清籟詩腸之鼓吹也然消魂之聽當以賣花聲為第一 小窗

崇儉第七

孫叔敖為楚令尹鹿裘以朝所居茅茨不蔽風雨（勸誡叢書 下並同）

蕭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王良為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

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疋不受減半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

云人寧可使婦無褌耶范笑而受之並說

淵明高簡閑靖為晉宋第一人輩語其飢

則簞瓢屢空餅無儲粟其寒則短葛穿結絺

綌冬陳其居則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窮困

之狀可謂至矣其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

日吾嘗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

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其自叙

亦云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望

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郎

自免去所謂秫秔蓋未得嘗顆粒到口也

悲夫

庾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臨州

狮重幼簡餉麥百斛務簡謂使人曰民樵

採糜廡之伍終其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

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

辭不受何氏語林

陳元用家極貧性喜聚書而不亂產業或

問之元用曰有好子孫不用置莊田必能

自亂也無好子孫雖與亂庄田也不能守

后三孫以文章顯名淸貧自守曰不忘先

人格言 公餘録

李義琰無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送之義琰辭不受義璡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兼美物不兩與既處貴仕又居廣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受 問奇

李沆治第封丘門内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所居陋巷無重門頹垣壞壁不以屑意堂前

欒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朝夕見之終不言笑謂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每勸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名臣錄

張文節爲相自奉如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公嘆曰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

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罷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哉 上公

杜祁公衍享賓客多用乘瓷器客有面稱歎曰公常爲宰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器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不自好耳 楮記室

司馬溫公言其先君爲羣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

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不人相非也會數
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
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
不敢作會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
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
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忍助之乎
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為真
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月潞
公有詩云啜菽具白顔子陋食鮭不愧庾
郎貧范和之云盞簪既廢宜從簡為具雖

跡不愧貧以和之云隱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詭笑貧諸公拯救貧風之甚此又見之今人益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日用不細吾備錄之以貽同志者 自警編

温公洛下與諸老為真率會自為銘曰吾儕之中不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真率為約簡素為具有酒且酌無酒則止清琴一曲好香一炷閒談今古靜玩山水不談是非不論官事行止坐卧忘形適意澹淡家風林泉清致道

義之交如斯而已羅列腥膻周旋布置俛仰奔趍揖讓拜跪內非直誠外徒矯偽一開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所屏棄知非錄

子瞻在黃州與隣里往返者亦多貧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葉石林云山居饌具不時得吾又不能多飲乃無取二者而叅行之戲以語客曰古者行賓客之禮有讌有享而享其殺也施之各有宜今觧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特會者用溫公以當讌遇所

當用必先舉以告客雖無不笑然亦莫吾奪也上去

杜祈公語録云公為相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羨其儉公曰衍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賜捧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耶黄庭堅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瞶人不堪其

憂余以為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耶然則士當富貴之時丁患難之際恒思自反此生有定高可也 問奇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曰公家日用多少錢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驚何用許多錢對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此遂疎之嘗謂民之受福由官廉也

官廉以甘儉也儉生於堅忍苦節以義理制心者能之豈易易哉楠記室陳顯達戒子尚休持麈拂曰凡奢者未有不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於前燒之范文正公戒子純仁娶婦曰羅綺豈帷幔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事相類又嘗攷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以焚之則華侈之物亦王謝所戒況其下乎

隨錄云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足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為汙敬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從其儉者可以為天下之牧 知非錄

溫國文正公所服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之豐中

在洛蜀以自許訪之贈以是念高年公周
任布念銘以戒學者以愛其文義取以書
於余之首及寢庭東府洛命珍以除衣而
處以是念其銘曰蓬藋之甘綈布之溫名
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
繡之金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
難斯得禍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
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食萬世師模付
居陋甚死為楊夫君子以儉為德而人以
侈長能然則斯念之陋其于兹法夫布被

也以孫面折於長孺爲念也司馬若銘於
高平誠偽之分可不慎歟 問齋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
聞者駭曰何謂也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
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
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爲口
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
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
以錄日錄
羅大經曰儉有四益勤有三益大凡貪淫

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可以養德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薄有久長之理可以養壽醉濃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可以養神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可以養氣不耕必饑不蠶必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夫晝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邪念無從而生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是勤可以

致壽考也　玉露

梁蕭之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當不求利禍何從生顧希武曰積財所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因患而積財孰若無財而無患皆名言也　精記室下仝

古人敷潤家國惟貴務農故周人以稼穡艱難爲王業根本秦人以力田受爵賞漢人以力田應辟舉觀古人制字富從田言富自田起也田從一口言有田之入又貴食之者寡也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
吾与子過終年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
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
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耶乃作四
句曰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
我与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余故
題其屋曰安蔬　又曰初到黃廩入既絕
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
得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
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朝用畫叉挑取一塊

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 本集

東坡乙帖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住京師宜用此策也余以為山林人此策尤不可少

羅大經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祖衣綫綺之類宜甚顛覆之無日此乃目視其事者可以爲貪侈之戒 玉露

搢紳之家婢妾多足以適色而不足以養壽命之源僕隸多足以張威而不足以貽安靜之福田宅多足以示侈而不足以杜勢家侵奪子孫傾覆之禍是故武侯之醜

歸荊公之蹇驢蕭相國之不治垣屋質諸前哲無非軌儀百爾君子何莫由斯 林居漫錄

周輝嘗侍鉅公語及常產公云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出處自如可以行志士則仰事俯育粗了伏臘不致喪失氣節有田方為福善福字從田從衣難得此說三十年竟無尺土歸耕老而衣食不足福基微薄不亦宜乎與司馬溫公問士人生計意同余又嘗戲嘲求福利者福字從衣從田僅一口事耳可借捧腹矣 問奇

方遯志嘗卧病絶糧家人以報擁曰古人有三旬九食韓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相与大笑而止 明若說下同

宋父憲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曰貧富豈一家物吾乃不以遺之也

胡居仁家甚貧鶉衣簞食處之泰然曰以仁義潤身牙籤潤屋足矣

章文懿曰吾人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便覺洒然不爲窮困所撓 甲友叢說

張莊簡悅素一節常有言曰客至留饌倘約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撐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可免煩常以安生 公餘

張少參繼孟性素清約西溪蒲汀筍每聯轡訪之公留飯脫粟間出蔬果杯酒三四行即止諸老出自公第輒曰吾儕遇張子醇一飯飽於別家盛筵矣 藏說小萃

劉忠宣公父仁宅正統間為御史在京構文定公溥以展墓歸還朝過華容便造焉

問忠宣公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隣家磨麫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祿喜曰所操若是可補御史之職矣既去劉公問忠宣白其事劉公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為人縝密如觀人於所忽若此按文定公過華容時忠宣公時方齔云 問奇

羅丁峯家居偶嘗家饌不知絕精叩夫人色讓得鹽虀安排於妙於膳日已有矣一

峯膽然不以為意 明野史

章文懿曰待宗之禮當存其意聞薛文清待宗正一鎗一盃酒三行而罷此為可法 明文說

許文穆國在內閣傳入惠膽貨旋附事歸蕭然如寒士嘗獨處舟語中出師子長江哀青布直綴持贄善造門閽者不識為許公久立日中不為通刺公亦不忤少師子來僕出從門闌見乃許公也驟信也迎入師相見膽然宴信宿而送將事意無為無以後云

耳談類林

董憲副卷字質好客〻至自號庵和穢臭淨具畢乃更衣出閱之客候公〻惟甚留談名理。曰真詩聽請劇矣公讀之知曰少（有禪句）壽如是者三乃曰汝始自劃然若饑渴起入室之學從輙之一榻蒲能不啻傳舍之學日多今乎遊羲皇上矣　藏說

任誕第八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歩兵曰
俗物復来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
敗邪（世説下並同）嵇叔夜性巧好鍛宅有一柳樹
甚茂乃激水環之夏月居其下鍛　劉伯
倫以宇宙為狭常乗鹿車携一壺酒使人
荷鍤随之曰死便埋我　劉伶恒縦酒放
達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
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諸君何為入
我褌中　阮宣子常歩行以百銭掛杖頭

蓋酒底使獨酣暢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

洗之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
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
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
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
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嘗
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
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廳事坐相待
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
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
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

吐盡歡而去　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
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
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子猷
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
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子猷出
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
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
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
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
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

去家主不爽一會　長弟年好館喜甜鴨
念多不完桓宣武嘗問湛言何好而御傍
之長曾曰公但未知湛中趣了　陶淵的生
嘗九日無酒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把
儀坐良久望白衣人至乃是王弘送酒便甜鴨
陶請節去郡時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
中葛漉畢還復著之　王江州欲識陶不
能致淵明嘗往廬山弘令淵明故人龐通
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腳疾
使一門生二兒轝籃轝既至欣然便共飲

殉年五十無憾也　張君覺言不恨我不見

古時人惟恨古時人不見我　陳暄文才

俊逸而沉湎過度之子秀致書止之暄答

曰速營糟丘吾將老焉　王無功待詔門

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

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

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

太樂署吏焦革家善醞王無功求為太樂

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無功固請曰有深意

竟除之革死其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無

切日天不生我酣美俗所遂蘧廬去 劉伯倫書

李白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泛江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 何氏語林下同

陸羽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人謂今時接輿

司空圖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 小窗

郭忠恕放曠不羈尤不喜俗人任宗太祖

聞之召赴闕館於內侍省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何語不合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者子類也恕先有美名郭從義鎮岐下延置山館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與郭遂絕

歌者袁綯嘗從東坡與客遊金山適中秋

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以江流灝湧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蘓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子瞻長公笑答曰吾從衆

米芾拜石潘谷拜李廷珪墨靈廷璧見僧詛可廷茶具十事具衣冠拜之此三事似

癡似顛似高似澈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小窓

吳子行玩世一世人或來過者莫非其所願見輒從樓上遙語曰吾出吾間矣願彈琴吹洞簫搖羲如意不輟何得林

孫一元隱西湖一朝貴過訪一元遂之出面箕山不一顧朝貴訪曰山有何好處一元對曰山無好處但箕青山勝箕俗人耳

小窓

唐伯虎與祝允明張夢晉皆任達放誕嘗雪中作乞兒鼓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野

寺中痛飲曰此樂惜不令太白知之 明世説

呉門朱野航攻詩館于王氏與主人晩酌罷適月上野航得詩云萬事不如盃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詠取酒更酌 四友叢説

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姫肆中長語一出豪傑才俊咸逡巡避席謂天上歳星再謫先生亦自任不疑 明世説

陳眉公曰余欲蔵萬巻異書襲以異錦熏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窓土壁終身布衣嘯

詠其中家曰果翁亦是天壤間一異人 巖栖

齋神武於用李之忠為僕射文襄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請節飲之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世說



